



水東日記卷十三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鄒奕字弘道蘇州人有文行元季嘗守贛國初
謫關西與一時知名士若江右夾谷希顏三衢
徐蘭與善錢塘童權可與天台姚文昌錢塘楊
志善山東趙敬王一秦州劉純宗厚同郡沈繹
誠莊陸禧彥吉婁江丁晉仲敏爲倡和友詩文
甚多仲敏蓋吾崑人也嘗有寄誠莊詩曰芝軒

先生人中仙儒醫並稱世所艱顏井泉通上池
水孔壇杏接匡廬山焚香鼓琴白晝靜吟詩滄
茗青春閑老樵何幸忝知己日日杖藜相往還
又和誠莊韻五首曰關塞同爲客王門共曳裾
青雲應咫尺白髮竟何如忽憶吟梁父長懷賦
子虛所嗟衰朽質多在故人書春來倦行樂春
去却尋幽花落隨風舞溪喧帶雨流乾坤真逆
旅身世似懸疣何物令人美忘機海上鷗閒居
忘俗累行樂喜芳春露滴烏巾墊花迎白紵新

清歌移晚興佳句滌襟塵處處香醪熟誰家味
寂醇在萼傷春晚蹉跎惜髣華家居猶未定社
酒不須賒花柳知無恙雲山畫莫加尋芳徒步
好何用早將車長鬚攜尺素邀客扣塗茨筋力
非前日襟懷似昔時酒從花下酌舡傍柳邊維
風景還堪賞重遊也未遲彥吉有題山水圖詩
曰誰寫雲林景亦竒却如吳嶺越來溪柴門未
啓雞初唱竹院纔開鶯亂啼藹藹烟籠花樹合
溥溥露浥柳稍低令人萬里鄉心切吟斷東風

望欲迷誠莊詩目有送練師哲曰萬里還家會
倚門東風塞路雪猶存柳條未放黃金縷竹葉
先浮綠蟻樽比及杜鵑啼客邸料應畫鷁到江
村白頭交托忘年舊好附鄉書示姪孫有宣德
中寄太醫院判以潛姪曰吾宗阿姪侍金門要
竭忠勤報寵恩白髮至親惟叔嬭青囊傳業有
兒孫客邊自吊燈前影身後誰招石上魂聊寫
容儀遥寄汝可能函骨到丘園獨弘道尤有文
名關中以弘道文章誠莊唐律夾谷希顏篆書

爲一時兼美云弘道有謝誠莊并杏林小隱文
二首爲誠莊題倪瓚畫一律附此洪武壬申夏
余道臯蘭而西鄉有沈誠莊出郊遠迓握袂聯
鑣假館投氣凡所以慰藉余者曲盡其情翌日
會諸縉紳譽誠莊者交口益誠莊吳儒醫也讀
書明性理工爲七言詩新清俊麗僑居關西二
十年矣而學術益精其治疾也如射者之中的
斲輪者之運斤得之心而應之手西州人咸曰
疾而遇夫誠莊莫予毒也已馳驛市車不遠千

里以求治者踵接於庭交游中有一日之雅者
率不計直必與善藥邊城遠徼天使誠莊以術
濟人豈非幸歟今年冬同郡陸彥吉以書抵張
掖告余曰僕近得疾賴誠莊治之而愈旣而闔
門皆有疾誠莊一一治之靡不愈起沉疴全一
家其德厚矣僕無以酬其德而誠莊亦未有德
色也昔宋清不爲市道交與人藥雖不責直後
其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往往饋送清益厚是
清猶規利於異日也今僕在謫籍中年益以衰

身益以困無復求伸之日誠莊豈望僕有厚報
哉仗義之篤如斯而已矣先生文以誌之嗟夫
醫必窮理必存心不窮理無以叅陰陽不測之
運不存心無以體天地生物之仁斯二者誠莊
奉以周旋而擅名一時者也彼憐焉表裏虛實
而乘時射利者得不顙有泚而面有墨乎雖然
醫固與人爲市者富而不受直是要名也貧而
必取直是不恕也誠莊其必審於此矣因彥吉
之請併書余感念之情以寄焉洪武廿七年歲

在甲戌十二月下澣吳郡鄒奕序漢書范曄論
古方伎之士不汨於物而與造物者游故叅陰
陽不測之運闔闢動靜之機華陀之徒用是顯
名天下然則凡爲醫者必造是理而後有是功
而世或託神其術者亦未能超乎是理之外也
若杏林董奉其不汨於物者乎不汨於物而與
物爲體彼物其物我其我而物之賊我者亦多
矣繇不知物我之同體也不責人之讎虎徒責
虎之讐人豈不悖於理乎是故無私而物自順

無欲而物自化我之同躰也彼董奉之術用此
道也奉以活人爲心不受人直而課種杏是豈
居善藥以逐什一之利者杏林而虎來守之是
心之所感召豈有所謂丹經符籙驅役鬼神之
所爲乎余同郡沈誠莊聰敏秀穎自其妙齡讀
書工詩有志於世用後遂隱於醫今居蘭州而
洮岷河湟貴人有疾必以誠莊爲請嘗構一丹
室題曰杏林小隱客或謂之曰子將以董奉自
期乎誠莊笑曰吾去家數千里僑於黃白沙草

九東日記 卷十三 五
之鄉不能戚吾心慘吾顏也顧不能以顏孟之
學施惠於人而業於是杏若成林吾將春翫其
葩夏嚼其實有扣門者以善藥與之亦足以償
平生之志矣吾安知董奉之爲誰耶余在長安
聞其言然後知誠莊果造乎是理者也果齊乎
物我者也雖致於菟之守林亦何難之有念其
父伯新先生年長於余余畏友也歿二十餘年
嘉其有令子若是因書以誌焉洪武丁卯冬至
後三日吳郡鄒奕記落星灘上拾珊瑚淚洒倪

寬舊畫圖夜鶴歸遲華表冷春雲散盡墨池枯
九苞文彩俱零落一代風流更有無君若九原
知我在應憐形影塞垣孤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克浙江憲
司吏非其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
克興州衛軍員善爲文有鳴窮集又有臨江潘
若水者爲王府引禮舍人以言事擢翰林待詔
與修永樂大典坐事黜爲西寧行太僕寺吏亦
善詩有退庵集正統初太僕司罷若水卒於長

安而解學士大紳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關
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解公文翰氣節聞天下
人能言之近見若水桃源賦員所作與速魯麻
序別責答二文賦多不錄員之文曰速魯麻者
西域人也父熟越牟與媪曲木氏私遇於瓮吉
氏而生速魯麻魯麻生而父滅姓母育之仍養
於瓮氏少生硬不循理法母力變其氣質瓮氏
亦護之謹時其暄而溫良之既久儁永出流輩
人交口譽之予家居時雖數千里外固聞其名

洎遷臨洮比入境館於石井驛驛長廖某請曰
此有速魯麻者頗慕聖賢而爲其道聞先生優
入聖賢之域渴心願見先生幸嘗試之予聞曰
人希聖賢卽聖賢之徒矣命之見時天洹寒瓮
氏抱之附火久乃至則坐之兩楹之間凝重不
語予亦莫知其中之美惡淳漓也廖乃命白水
執杓起請又俾渭川祝童子導引之尋勃勃若
欲有所言者廖起揖予卽之口談源然泉湧出
其風味沉浸醲郁視督郵從事輩皆風斯下者

誠企聖賢而有得者也予甚愛之因詢所自生
予以其父特飲食之徒耳况難於明言之者戲
撮其母之氏目爲曲生遂從予至臨泚予所居
尋樂軒軒未嘗一日無賓賓至輒留留必設席
必召生俾應賓生不在賓卽不歡賓或雅愛生
生亦不爲之盡有忤令者生必往浮之人有速
予飲者亦必先召生焉或嘲生曰吾與爾交昔
何醜至今淡泊若是耶生曰吾聞人之論交君
子若水小人若醴公等欲終小人乎又有嘲生

曰爾特糟粕之餘耳生曰公等鵠首窮古人之
糟粕曾不得濟其粒許曷若吾之糟粕有餘味
而心醉者耶其辯給皆此類生風流醞藉能助
人興予每製文辭揮翰墨必先召生資之起予
生則盡出底蘊與壺公商公輩俱來予歡然與
之傾倒然後肆意命筆類有神助予以是益喜
生生或值予有不懌必慙懃慰藉至屢拒不肯
去俟復故乃已從予八年益未始朝夕離也一
日生傾倒大甚致予發狂而爲人所尤予則以

尤生絕弗與交生踏門謝曰僕厚於先生先生弗能大受以致尤是則先生之罪僕薄乎云爾顧以先僕不亦過乎予無以詰遂弗絕曰然自是亦知其非益友稍稍踈之而生來益勤予亦不得不爲之竭忠盡歡云至於承祀事謁大賓必豫飭館人嚴止雖生求見亦不與接也今予當朝京師生遠送予於會寧蓋距臨洮已三百里矣將別白予曰鄉僕求見先生先生不鄙夷之而酷嗜僕至欲同死生若李白之於舒州力

士者雖一致先生於尤先生類躬自厚而薄責於僕誠知己者已今先生當入中州與聖賢者遊僕豈不願從以廁跡其間念風土各宜適孽沽衒之徒冒聖賢之名以欺人先生慎勿與交以耗其神僕之俗有阿刺吉者修坎離之術鍊形歛精能以迷人先生尤勿與交以損其真予應曰諾因留生復飲盡歡而別是日洪武己巳夏四月二十有一日也洪武己巳之秋予隸兵籍都城良維之姚坊門乃九月八日與其儕輸

作於公晨自龍江之次昇巨木抵門乃歸則寘
擔絳牖下治蔬食食畢仍以日之餘力銷彘肪
乎缸旋以讀書比夜漏下二十刻許罷極而睡
夢一神人赧如其形歛如其聲瞋色盛氣指余
謂曰吾寧女讐也耶何今日毒我之力也予矍
然問曰子爲誰何毒也其神曰女終日毒我不
識我耶我托形汝面居中嶽下山林間我口神
丹朱也汝顧諉以不識非妄甚歟予俛默良久
徐謂之曰子神而尸予口子其忍子是毒乎今

子謂予毒子反而不得也敢問毒子何若口神
曰若欲言若毒也邪女他日固恒毒我而莫甚
今日請爲子數之啓明在地翰音未呼蓐坐而
食飯糲蔬麓畧弗下咽子強致予子之毒我一
也出厠徒旅僂然就途或驕而歌或悲而吁願
撼莫合息窒罔紓子之毒我二也衆其舉任子
肩弗勝衆呼倡子邪許以膺奄奄綴息叩叩聯
聲子之毒我三也弛擔作肆我謂稍閒號咷以
慟於邑而歎奚體之勞而予之煩子之毒我四

也往復三舍繇斯踵曠偃投圭葦浙炊是親復
飲食予猶昔所云含此四毒庶夜而訢若之何
比暮而猶予勤也膏賦弗耀目眇弗舒擁筴據
几復書於劬兀兀矻矻伊伊吾吾使吾屬羅千
虎賁正輪之徒舉額額焉而搖焯焯焉而歆爍
爍焉而焦吾苟非子讎何子毒吾之饒邪吾見
托形於他人之面者食前方丈已飫羶薌左絲
右竹已齎宮商代言敷奏已宣詞章居則漱乳
覲則含香液津流潤輔靨生光此固富貴者爲

然然至托於貧賤者視我猶愈也彼歌則不哭
勞則不讀乞匄盃炙亦饜膏馥獨我不幸而爲
子所毒也予復之曰子之言止是乎吾愚真有
毒於子也言苟止是則子之託形於吾乃大幸
也而非有毒也吾語子大幸設子不幸託形於
便佞之人截截善譎營營忒伎如簧覆邦危機
生厲則人將惡子而目子爲利矣設子不幸託
形於亂世之人卷智囊括束辯滕緘下禍之惴
上謗之監則人將戒子而謂子爲箝矣設子又

不幸託形於深中之人鬼蜮幻詐狙率狼譎謀
以秘成害乃昭發則人將冀子之滅而并軀之
馘矣其或傷於辯而摺羅千悖於詈而拔正輪
怙於不順而斧虎賁是皆若屬之不幸者其毒
若此而子不聞乎今吾之處子也食必正茹必
壽哇不義謝嗟來是自子而入者無違而子可
無麓糲之辭矣術法言頌雅詩禁躁妄屏支離
是自子而出者咸宜而子可無劬書之譏矣羨
味雖不足猶暮鹽而朝虀有言雖不信猶正理

而達辭用能守子如瓶而善千里之樞機凡此
數者皆子之大幸顧謂余毒子何是非之背馳
歟若夫勞而歌其事哭而宣其悲呼呂相其力
吁以洩其思是皆人情之常吾不虞子之栖栖
也於是口神恣縮內顧噤不得語慙謝而去予
亦遂寤則趣趣五鼓而自公召之者在戶矣亟
召墨卿錄其所臆秉檐與絳復趨厥役

襲陽武侯家因鑿池得唐故幽州衙前討擊使
樂安郡府君孫公墓誌銘石二方一尺二寸四

分其蓋石題字不在下以其上方四角削稜刺
螭文取其中一方七寸篆孫公墓銘四大字公
諱緒字宗緒五世祖伏伽大理卿大父世元雲
麾將軍左驍衛幽州衙前兵馬使簡較太子賓
客邊書之次書鄉貢進士高哲不言書撰也此
石今在通判黃諫家

水東日記卷十三

水東日記卷十四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重華較梓

皇祐四年夏五月邕獠劫庫兵稱亂陳船順江
絕數郡郡之守臣狃狎承平弛武備輒委符管
避賊獨封康二州將提罷卒數十力戰以死明
年春予傳車過二州問其吏民皆爲出涕愀然
感之作閔忠詩書於康州三洲洞石廣南東路
轉運使尙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武林元絳

題贈光祿少卿康州趙使君師且使君親門城
譙間一日矢盡軍吏請避使君麾之曰士不死
敵非壯也城門旣開度必死堅坐廷上賊粹而
害之至絕詬詈不已一子在襍中其母擁持遯
去力屈躡棄三日還視尙呱呱草間聞者異之
轉戰譙門日再晡空拳猶自冒戈殳身垂虎口
方堅坐命棄鴻毛更疾諱協韻柱上杲卿餘斷
節絳間杵曰得遺孤吁嗟天下英豪氣不愧山
西士大夫贈太常少卿封州曹使君覲使君烈

考季父皆以讜言介節有名當世子昔介江西
刺舉使君方佐章幙嘗以勁正有守薦於朝賊
之至州也使君轉戰數刻殺傷大當已而賊合
圍急攻軍吏潛遯力窮被擒使之拜又啖以僞
官皆不屈倉卒蠻輦上水濱使君忠憤獨忘身
平明戈劔摧城闔俄頃衣冠落路塵志士一門
能許國老夫當日亦知人朝廷贈襚哀榮極青
骨千年合有神 按方輿勝覽所載前趙師且
一詩在封州又悞以爲魏虢作亦譌數字幸真

水東日記 卷十四
蹟石刻尙存三洲岩中可考也予旣得石本裝
褫之云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泰和日有歎落花一首取
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
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發
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
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王貞婦清風嶺事昭然在金石燁然在簡冊可
徵也夏憲使言昔有一人以為無是事作一詩

非之其詩曰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
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後其人
絕嗣惜乎其人姓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誣
善爲惡指正爲邪蠚忠爲姦目廉爲貪者視此
其亦可以少警哉

東廣人言其地有宋墳無唐墳蓋自宋南渡後
衣冠家多流落至此始變其俗事喪葬也相傳
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
名傾一時有經其葬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

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
穴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
韶爲林某墓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許
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捨之
今林氏頗振庚午舉人林弁癸酉舉人林汝思
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土音稱賴布衣云

廬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爲人耿介廉
潔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
惜之嘗自贊其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

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爲
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
恩旨蓋亦有爲之言也景泰中韓都御史雍以
告之故老進列先賢祠中禎獨以嘗作剪燈餘
話不得與禎他爲詩文尙多有運甓等集行世
其餘話誠謬而所謂至正妓人行亦太襲前人
雖無作可耳

嶺南地偏氣異草木蟲魚之類固多別於中州
予所見者青蛙好登几席高樹之杪往往亦見

有之南海祠前波羅蜜樹其實大者至數十斤
癸未冬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皮青黃色多角
頗類刺蝟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蜜漬之可調
湯云

廣州府學教授長樂鄭萬奎藏其父耽犁手卷
有洪武甲戌國子博士臨安錢宰所著耽犁生
傳辛巳春三月晦日廬陵胡靖允太讀耽犁生
傳一首又有建安張智蘇伯厚等詩文多不盡
錄錄練子寧張顯宗二文於後耽犁賦閩粵之

區有生號耽犁者耕於寬閒之野而老於熙皞
之鄉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於進取而惟犁鋤
之是耽安於蹇窮而惟稼穡之是務方吾犁之
在手也茫乎其無思熙乎其自怡不啻執圭秉
璧之榮而運斤游刃之適也夫是以取而自名
子其爲我賦之居士曰嘻子知所以得遂夫耽
犁之樂者乎天生蒸民紛然有欲強則凌弱衆
則暴獨非聖神之首出孰克爲之司牧藹德禮
於春生凜威刑於秋肅夫婦以別父子以屬彝

倫是惇風俗返朴夫是以士得遂其詩書商得
通其販鬻工得以措其巧於方圓農得以盡其
力於種稂昔者堯舜在上皞皞熙熙康衢擊壤
幼恬老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漸仁摩義頌聲
以興洎戰國之爭雄遂下逮夫秦楚開阡陌而
廢井田窮干戈而瀆威武民生斯時何所控訴
漢祖大度文景無爲光武明章世紹丕基藹黎
民之醇厚幾刑措於斯時魏晉以降五胡紛爭
裂冠毀冕擅穢相仍俾唐室之開基繇太宗之

神武感魏徵之仁義歎封禪之莫覩曾未幾何
藩鎮跋扈更歷五季民無常主及乎宋室之興
削平僭亂開文明之景運幾跨唐而軼漢休養
生息三百餘年彼番番之黃髮咸沒齒而無怨
元氏之衰羣雄奮起鹿逐鯨吞瓜分鼎峙哀蒼
生之紛籍轉溝壑而未已赫焉大明如日之升
攬槍渙其冰釋魑魅匿而無形接統乎千歲受
命於穆清偃武脩文生致太平出斯民於塗炭
化愁怨爲歡聲是以四海之內無一夫之不獲

水東日記 卷十四 七
皆女織紝而男農耕向使世途方艱真人未出
於斯時也救死而恐不贍又何暇耽黎鋤而樂
溝洫自今知之服膺勿失雖耕田與鑿井皆歌
詠夫帝力貧窮相資患難相恤租必先公食必
先粒耕必讓畔以同歸乎吾皇之極於是耽犁
生仰而謝俯而揖請書諸紳服之無斃洪武三
年冬十月既望清江練子寧夫古人平居未達
率躬耕以樂其道務本力穡以敦其業工賈逐
末之事不與焉若伊尹之於有莘郤缺之於冀

野德公之於鹿門孔明之於南陽皆是物也閩
人鄭琳讀書播耨執勤耒耜而不求聞達自號
耽犁生吾友吏部侍郎練公子寧爲賦以宣道
其意音韻鏗鏘而甚得體國子助教鄭孟宣氏
懇余數語其後予嘉其陶然樂於畝畝之中非
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者比特爲書焉建文二
年夏四月十八日臨汀張顯宗跋萬奎言顯宗
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夢雙絲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

不知所終又嘗記徐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郎習禮錢吉水大族本亦練子寧踈遠姻親一時雖脫禍而恆爲鄉人所待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旣入翰林猶然習禮不可奈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畢卽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

朕固當用之耳卽下令禁止之

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右程子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

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旣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

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
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
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
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
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
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
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
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

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
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
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盡其知使本立而知益
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
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
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
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
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右附錄一卷

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它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軋道四年歲在著

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先生遺書近歲旣刊於建寧又刊於曲江於嚴陵今又刊於長沙長沙最末刊故是編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於世學者每恨不克覩其脩私相轉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脩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友趨於薄矣先生所以望於後之人之意爲逾甚也學者得

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繇是可以
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
舍以終其身而後已足則先生所望於後之人
之意也敢敬書之附於卷之末乾道九年夏四
月戊子廣漢張栻謹志 右遺書四冊平湖沈
琮氏所藏云購之金陵公主府中舊藏張宣公
跋尾親筆入刻也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
上下不留黑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
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予所見當時

印本書如此浦宗源郎中家有司馬公傳家集
往往皆然又皆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於書籍
不惟雕鐫不苟雖模印亦不苟也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
時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謠云十里湖
光十里筴編筴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
只見湖光不見筴

推命論相人云自有此術至如相衣相手相押
字相門戶之類其說尤多學亦有淺深理極微

妙而存心立德有善有惡則又係乎其人故驗
有不同但非常道固聖賢所不言也今以近歲
所聞之特異者列於後以資談噓若因其偶然
而遂信其所未然此固明者弗爲也 景泰中
四明袁忠徹嘗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
人也王都御史于尙書尙何不退白問何爲曰
王面無人色其名曰瀝血頭于雙日常上視其
名曰望刀眼 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歸
自湖貴過濟寧見王驢兒曰吾行面君矣曰奚

面君爲不行可也二公大詬之已而中道得旨
還鎮乃厚遺焉年戶部嘗爲予言驢兒并能言
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往皆中若鬼
魅然及究其所繇則惟以五行立論推焉 韓
都御史 雍 坐事被收西江術者周季龍曰此都
御史官也及左遷按察司人復以爲問曰此都
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 李景瓚占
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 瑜 曰刑部劉尙書
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館錢翰林



原件破损

原溥家原溥酷好談星嘗中夜相對細推景瓚
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帶不可受儻一得之
則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覺怒而捶之昨聞
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
言不皆中凡此偶中則亦甚竒也

水東日記卷十五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今山陰陸氏譜有唐觀察使庶吳郡陸氏四十
九枝族譜歐陽脩唐書陸氏宰相世系表平江
府慧感夫人家藏譜序衢州陸氏太常左卿緯
遺譜宋餘杭陸氏周宰譜慶元陸氏宗系後譜
錄吳郡陸氏家乘山陰陸氏重修二十九枝宗
系蓋自齊元侯通爲一世至今凡六十又三世

矣茲錄放翁家訓於此元題曰太史公緒訓
昔唐之亡也天下分裂錢氏崛起吳越之間徒
隸乘時冠屨易位吾家在唐爲輔相者六人廉
直忠孝世載令聞念後世不可事僞國苟富貴
以辱先人始棄官不仕東徙渡江夷於編氓孝
悌行於家忠信著於鄉家法凜然久而弗改宋
興海內一統祥符中天子東封泰山於是陸氏
乃與時俱興百餘年間文儒繼出有公有卿子
孫宦學相承復爲宋世家亦可謂盛矣然游於

此切有懼焉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
靡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
十餘年終身未嘗爲越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
輒不憚其夫人棺纜漆四會婚姻不求大家顯
人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可加也楚公少時尤
苦貧革帶敝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嘗作新襦
積錢累月乃能就一日覆羹污之至泣涕不食
太尉與邊夫人方寓宦舟見婦至喜甚輒置酒
銀器色黑如鐵菓醢數種酒三行以已姑嫁石

氏歸寧食有籠餅亟起辭謝曰昏耄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嘆曰吾家故時數日乃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公見貴顯顧以啜羹食餅爲泰愀然嘆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畧然少於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壤厭藜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皂隸者矣復思如往時父子兄弟相從居於魯墟塋於九里安樂耕

桑之業終身無愧悔可得耶嗚呼仕而至公卿命也退而爲農亦命也若夫撓節以求貴市道以營利吾家之所深耻子孫戒之尙無墜厥初
乾道四年五月十三日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
游謹書

吾見平時喪家百費方興而愚俗又侈於道場齋施之事彼初不知佛爲何人佛法爲何事但欲誇鄰里爲美觀爾以佛經考之一四句偈功德不可稱量若必以侈爲貴乃是不以佛言爲

信吾死之後汝等必不能都不從俗遇當齋日
但請一二有行業僧誦金剛法華數卷或華嚴
一卷不啻足矣如此爲事非獨稱家之力乃是
深信佛言利益豈不多乎又悲哀哭踊是爲居
喪之制清淨嚴一方盡奉佛之禮每見喪家張
設器具吹擊螺鼓家人往往設靈位輟哭泣而
觀之僧徒銜技幾類俳優吾常深疾其非禮汝
輩方哀慕中必不忍行吾所疾也且侈費得福
則貪吏富商兼并之家死皆生天清節賢士無

所得財悉當淪墜佛法天理豈容如是此是吾
告汝等第一事也此而不聽他可知矣 升濟

神明之說惟出佛經黃老之學本於清淨自然
地獄天宮何嘗言及黃冠輩見僧獲利從而效
之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謂之鍊度交
梨火棗用以爲脩可笑者甚多尤無足議聊及
之耳 墓有銘非古也吾已自記平生大畧以
授汝等慰子孫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誣後世
豈吾志哉 吾平生未嘗害人人之害吾者或

出忌嫉或偶不相知或以爲利其情多可諒不必以爲怨謹避之可也若中吾過者尤當置之汝輩但能寡過勿露所長勿與貴達親厚則人之害已者自少吾雖悔已不可追以吾爲戒可也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旣不能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

去禍自遠 風俗方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

老且死矣若使未遽死亦決不復出仕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復能爲農策之上也杜門窮經不應舉不求仕策之中也安於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捨此三者則無策矣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當不以爲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必爲他人言也 氣不能不聚聚亦不能不散其散也或遽或久莫或致詰而昧者置欣戚於其間甚

者祈延而避促亦愚矣吾年已八十更壽亦不
過數年便終固不爲夭杜門俟死尙復何言且
夫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後身福報若市
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吾承先人遺業家本不至甚乏亦可爲中人之
產仕宦雖齟齬亦不全在人後恒素不閑生事
又賦分薄俸祿入門旋即耗散今已懸車目前
蕭然意甚安之他人或不諒汝輩固不可欺也
厚塋於存歿無益古今達人言之已詳余家

旣貧甚自無此慮不待形言至於棺柩亦當隨
力四明臨安倭船到時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
念欲辦此一事窘於衣食亦未能及終當具之
萬一倉卒此卽吾治命也汝等第能謹守勿爲
人言所搖木入土中好惡何別耶 近世出塋
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馬之類一切當屏去僧
徒引導尤非敬佛之意廣召鄉鄰又無益死者
徒爲重費皆不須爲也 古者植木塚上以識
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塚上松木多不過

數十大尉初葬寶峯比上世差爲茂鬱然亦止
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樾寢盛遂
至連山彌谷不幸孫曾遂有剪伐貿易之弊坐
視則不可禁止則爭訟紛然爲門戶之辱其害
更甚於厚葬吾死後墓木毋過數十或可不陷
後人於不孝之地戒之戒之 石人石虎之類
皆當罷之欲識墓處立一二石柱可也守墓以
僧非舊也太傅嘗爲鄉邦其力非不可置菴贍
僧然終不爲豈儉其親哉蓋慮之審耳墳墓無

窮家資厚薄不常方當盛時雖可辦貧則必廢
又南方不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菴贍僧數
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
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
遠事也若云賴僧爲福尤爲不然 吾少年交
遊多海內名輩今多已零落後來佳士不以衰
鈍見鄙往往相從雖未識面而無定交者亦衆
恨無繇徧識之耳又有道途一見心賞其人未
暇從容旋即乖隔今旣屏居不出遂不復有邂

近之期吾於世間萬事悉不貯懷獨此未能無遺恨耳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盡其實至老必抱遺恨吾雖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爲戒可也 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爾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污池弋不射宿豈若今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未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所不及耳

若窮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几殘餘之物猶足飽數人方盛暑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甚傷

之今欲除羊彘雞鵝之類人畜以食者

牛耕犬警皆資

其用雖均爲畜亦不可食

姑以供庖其餘川泳雲飛之物一

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凡飲食但當取飽若稍令精潔以奉賓燕猶之可也彼多珍異誇眩世俗者此童心兒態切不可爲其所移戒之戒之世之貪夫谿壑無饜固不足責至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一病大抵人情

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若夫天性澹然或學問已到者固無待此也

人士有與吾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同席而劇談大噓者心切惡之故不願汝曹爲之也 吾惟文辭一事頗得名過其實其餘自勉於善而不見知於人蓋有之矣初無

願人知之心故亦無憾天理不昧後世將有善士使世世有善士過於富貴多矣此吾所望於天者也 居喪之禮不可不勉人固有體氣素弱不能常去肉食者禮亦許之然亦不得已耳至若寢苦於地東南卑濕決不可行食去鹽酪亦非南人所堪如此之類小有出入固有不得已者若夫飲酒及廣設殺羞以至招客赴食之類乃可以守禮而不守者亦是近世禮法陵夷遂至於此汝輩各宜勉之若不能人人皆行則

行者自行而已兄弟相駁亦無如之何也 訴
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尙不當爲
况官司關節更取貨賄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
天資闇弱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
之固無及矣况鄰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
欠錢物及兇悖陵犯耳姑徐徐諭之勿遽興訟
也若能置而不較尤善李叅政漢老作其叔父
成季墓誌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直達
識也 吾居貧不喜爲人言故知者少今啟手

足之後乃至不能辦棺殮度不免以累親故然
當痛節所費但或入土則已矣更不可藉口干
人以資他用 九里袁家嶼大墓及太傅太尉
左丞少師榮國夫人康國夫人諸墓歲時切宜
省視修葺近歲族人不幸有殘伐擾害者吾竭
力禁止之雖遭怨詈誣訟者皆不敢恤一二年
來方似少止以後固不可保然已蒙郡中給榜
嚴戒他日援此有請旣非創始必易爲力然須
汝輩念念不忘舉措必當然後可耳 餘慶藏

書閣色色已具不幸中遭擾亂至今未能建立
吾寢食未嘗去心若神明垂祐未死間或可遂
志萬一賫志及泉汝輩切宜極力了之至祝至
望此閣本欲藏左丞所著諸書今族人又有攘
取庵中供贍儲蓄及書籍者則藏書於此必至
散亡不若藏之於家止爲佛閣畧及奉安左丞
塑像可也此事本不欲書然勢不可不告子孫
言及於此痛心實涕而已 子孫才分有限無
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

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
圃足跡不至城市彌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
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
識字耕稼鄭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無可
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耳戒
之戒之 後生才銳者最易壞若有之父兄當
以爲憂不可以爲喜也切須常加簡束令熟讀
經子訓以寬厚恭謹勿令與浮薄者游處如此
十許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

吾此言後人之藥石也各須謹之母貽後悔

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能詩有盛名其家
僮 於玄武湖壩取萍藻爲豚食吳思庵時
搆 院章以其密邇廳事拒之楊答以小詩
云 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
萍穴 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蓋諺有之宰相肚
裏好 船此嘗聞諸節之

呂仙書震與學士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
呂曰駝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

美矣呂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脛
語解曰昨有駝峯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去
呂寄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駱
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此亦節
之聞之京師人云不知果有此事否

水東日記卷十六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今印行宋名臣言行錄 前集趙普曹彬范質

竇儀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錢若水李沆王

旦向敏中陳恕張詠馬知節曹瑋畢士安寇準

高瓊楊億王曙王曾李迪魯宗道薛奎蔡齊呂

夷簡陳堯佐晏殊宋庠韓億程琳杜衍范仲淹

种世衡龐籍狄青吳育王堯臣包拯王德用田

錫王禹偁孫奭李及孔道輔孫甫尹洙王質陳
搏种放魏野林逋附胡瓊孫復石介蘇洵 後
集韓琦富弼歐陽修文彥博趙槩吳奎張方平
胡宿蔡襄王素劉敞唐介趙抃呂誨彭思永范
鎮曾公亮王安石司馬光則康附呂公著則希
哲附曾鞏曾肇蘇軾蘇轍韓絳韓維傅堯俞彭
汝礪范純仁王存蘇頌劉摯王巖叟劉安世范
祖禹陳瓘鄒浩邵雍陳襄劉恕徐積陳師道爲
五朝云朱夫子纂集太平老圃李衡較正有寶

祐戊子廬陵李居安跋 續集黃庭堅任伯雨

江公望豐稷陳過庭陳師錫吳敏曹輔孫傳許
份錢卽种師道傅察劉幹程振李若水歐陽珣

宇文虛中洪皓張邵朱弁張叔夜鄭驤張克戩

向子韶孫昭遠郭永楊邦乂呂祉 別集李邴

權邦彥張守陳康伯范宗尹朱倬張燾鄭穀滕

康王庶沈與永汪徹周麟之葉夢得程瑀王大

寶廖剛胡舜陟衛膚敏陳公輔陳戩張闡王縉

杜莘老黃龜年辛次膺汪藻綦崇禮呂本中王

居正胡寅潘良貴吳玠吳璘周葵王庭珪范如圭翁蒙之向子諲向子恻陳規趙密王德張子蓋李寶李彥仙趙立魏勝 外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則戩附邵雍呂希哲范祖禹朱光庭劉絢李籲呂大鈞呂大臨則大忠附蘇昞謝良佐游酢楊時劉安節尹焞則張繹附馬伸則孟厚侯仲良周行巳附王蘋李郁胡安國胡宏胡憲劉子翬劉勉之李侗朱松朱熹張拭呂祖謙魏挺之劉清之陸九齡陸九淵陳亮蔡元定蔡

沈 後集於呂希哲邵雍曰詳見外錄有景定辛酉浚儀趙崇稔引云其外孫朋溪李幼武士英所輯且云朱子所編止八朝之前士英則南渡中興之後四朝諸名臣也今觀別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呂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缺殘脫板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爲後人所增損必多蓋朱子纂緝本意非爲廣聞見也期有補于世教而深以虛浮怪誕之說爲非今其間呂夷簡非正人而記剪髭賜

藥之詳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臂懷金之耻蘇子
瞻蘇木私鹽等事亦無甚關繫若此者蓋不一
也豈李居安所謂剪裁纂要其是之謂歟嘗見
章副使繪有此書巾箱小本又聞叔簡尚寶家
有宋末廬陵鍾堯俞所編言行類編舉要十六
卷前後集尚俟借觀以祛所惑又嘗見宣府舉
人林春有元蘇天爵所編名臣四十七人事略
許有壬諸公皆刻有親筆序其人蓋木華黎安
童伯顏阿木阿里海涯月呂祿那演月赤察兒

上土哈完澤荅刺罕不忽木徹里耶律楚材楊
惟中汪世顯嚴實張柔張弘範劉秉忠史天澤
廉希憲張文謙竇默姚樞許衡王恂郭守敬劉
肅宋子貞楊果張德輝李德輝商挺趙良弼賈
居貞王鶚王磐李杲徐世隆楊奐李冶楊恭懿
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郝經劉因其曰太師魯
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耶
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藁城東
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

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
之有士君子操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
川容城名節之特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
歐陽圭齋序云事畧凡十五卷噫宋元邈矣我
國朝聖聖相承歷八朝幾百年名臣碩輔蓋
多矣而未有紫陽天爵者出何哉

南海神廟中銅鼓二黃冠毀其一今存者一徑
尺寸圍尺寸高尺寸面圓不甚
厚邊突起狀蟾蜍者六邊地仍出口外寸許以

次層細如腰束然下復大與面等面與四圍皆
細波紋中心高起寸許圓圍寸徑寸分

蓋控擊處也或曰二廣銅鼓皆馬伏波時作南
海天妃廟舊亦有之廣西蠻夷土官最多若雲
南貴州則武侯作今夷酋寶蓄之以集衆云
元人挽文丞相近體之字韻詩史家以爲翰林
王磐作或又云徐世隆作未知孰是趙松雪集
懷德清別業第二詩唐錢起詩也但花盡作花
落不同耳豈公嘗手書之編類者遂誤收入集

耶荆公臨川集亦有類此者近黃諫侍講集解
學士文以宋景濂送張藻仲歸娶詩亦編入又
不知廣西有宣成書院遂妄改其詩題爲宣聖
書院至詩中不可念則又改曰文宣書院皆可
笑之甚者也

今人以大舒氣作聲爲打呵欠韓昌黎詩噫欠
爲飄風注噫焉界切欠或作吹方云聚氣爲噫
張口爲欠說文欠張口氣悟也宋孟顛以亢聲
大欠被劾舊本作噫歆蓋警神聲也見鄭氏禮

注音於其切者非

真清二韻本不宜通用張篠庵兄弟云切知忌
此但詩與楚辭多有之蓋時或一見焉杜工部
百舌詩亦然

讀湖廣新編 國朝進士題名錄惜其任已意

爲之如永樂甲申丙戌兩科第二甲所刻策皆
畧去且洪武中甚脫畧殊無足觀題名記王抑
菴云自洪武辛亥至正統丙辰二十科陳德遵
云自洪武乙丑歲至景泰五年進士題名太學

者二十四榜兩人故史官其言不甚同如此如抑庵言則洪武三年庚戌開科辛亥會試至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張信榜前尚有五科蓋自張信至丙辰周旋則十五科也但辛亥至甲戌二十三年中不知五科者的在何年也如陳言則自洪武十七年甲子開科乙丑會試至甲戌爲四科則是景泰五年爲二十四科較之抑庵所云則又當作二十六科矣雖陳似止言題名太學以今題名錄考之乙丑辛未二榜未知爲誰

碑之有無又未可知又聞揚文貞公云洪武辛亥至宣德丁未臨軒策士十有六蓋又有不同焉者因念前代名臣事蹟如宋之言行有錄奏議文鑑有編詳備可考下至軍旅醫藥亦有武經總要大觀本草等書皆有成書皆可師法今而登科一事卽洪武中事已無能悉者然則當蘭臺芸館之任擅玉堂金馬之清有金匱石室之富予蓋不能無待於今日之諸君子焉獨石叅將黃瑄往日言少嘗追事武安侯鄭亨

陽武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已
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狗豕皆
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謁神
祠惟騎馬過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
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
躬勤早暮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還朝
繼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濁之風作矣瑄故予部
將也頗有廉聲將畧亦在優等蓋知慕前輩者
云

莊浪屬環雪山之地產毛牛毛雜黑白二色長
甚凡軍中紅黑纓皆用之紅卽茜染白毛也毛
牛與黃牛合則生犏牛亦頗類毛牛又有山中
野牛亦相類又有鬻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
滿腹蓋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耳

凡人榮辱進退等事固亦有命所謂飲啄有前
定况死生禍福其大者耶茲舉一二所聞于後
雖然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正統丙辰廷試
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

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聽者答曰面白而偉蓋所問者溫人周旋而所對則淳安周瑄也

己巳冬虜將入寇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僉都御史時

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統幕潰圍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豆腐聞兒人也既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上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圍陣中

余在兵科急欲詢將官應詔同年夏季曾主事

曰聞南京陳旺者正統中黃尚書福薦來不果用今在陝西予聞之躍然蓋以尚書卓然名臣其所薦必佳士也他日旺以貪敗始得之人曰旺不爲尚書所容其所薦者宗載尚書耳

文字著述官制稱謂器物名號以至歌謠識語戲謔之言多有徵應亦皆有當諱避者前古固多有之近世亦然文字如王言制策之類視草者尤不可不慎也智者詳之漢高帝忌栢人

之名岑壯侯惡彭亡之地 宋神宗改元大成
豐亨之議三省臺印反戾倒屈宣撫使印從亡
之應劉原父梅都官鄭都官之戲歐陽公內地
招討之疑劉義叟編鍾之論趙世長送燈臺之
詩後皆有驗可考也 吳之馬鞍山陰疊浪軒
面湖水數百頃宋時有識者曰車干水宜良田
今湖爲桑田久矣 賈似道福華編誠覆華矣
咸淳中將作監楊文仲兩侍經幄屢得賜詩
中有一元肇始大元壹正之語蓋未十年而宋

運訖矣 宣府有朝元觀胡毘陵尚書扈從寓
宿易之曰朝玄 王翰林玉初名子璠鄉試當
魁時初平高輿拆卷以其音類王子反也巳之
正統中京師旱小兒輿土龍禱雨類云雨地
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等語又嘗
有群兒環繞一人按月問答事尤爲特異也
陳暉者自號安止任會稽知縣後調淳安竟坐
事罷官

朱晦庵廬山紀行詩有曰斯須暮雲合白日無

餘暉金波從地湧寶燄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
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註云天池
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
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
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
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又有觀野燈詩飛螢
腐草尋常事作底茲山獨耀芒須信地靈資物
化金膏隨處發精光他日又云廬山下有寶故
常有光吾江南平疇曠野夜中常有燐火點點

往來不定或自一而百千或亂千百而卒歸於
無俗云鬼火豈所謂昭明煮蒿悽愴者耶
東里居士還家詩一則曰猶有黃花待我回二
則曰定有黃花待客回豈亦昌黎留花不發待
郎歸之意耶

數十年來號知詩者稱楊東里公而好議論者
或以公千古葬靈輻謂靈輻非可葬也素行元
不忝謂素其位而行經語非可詩也此豈所謂
不知詩者耶雖然黃山谷云爾雅山有穴爲岫

謝玄暉窗中列遠岫徐浩孤岫龜形皆是誤用
字後來黃東發遂以山谷晴岫插天如畫屏爲
自背其說又以其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
濟川舟喪字本平聲不當作去聲用蓋在古人
已然矣山谷東發皆名儒愚於此未敢以其說
爲然

正統十三年彭時榜進士詔選北士爲庶吉士
命儒臣教督之長洲劉詹事先生宗器公安王
祭酒先生伯宣亦嘗同事時山東士二人尹旻

同仁孫昱廷昭也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
可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送行同官之任南京詩
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右
莫不感動其詩曰一尊傾罷雨蕭蕭客思離情
總不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更清瑣共趨朝西
風鴻鴈南歸急落日雲烟北望遙此際送君無
限意踈踈楊柳玉河橋

予嘗記宋嘉定中地理厲伯韶事茲讀開化江
氏譜見秉心紀善贊曾學士求作墓記書云桂

九
巖去開化縣治東南二十五里西塘又去桂巖
西南百步侍御景房之墓在焉松檟蒼鬱岡巒
屈曲勢若蜿蜒然宋季有相地者賴布衣過之
留記云此墓是已乃知稱賴布衣者不獨嶺南
人也

水東日記卷十六

水東日記卷十七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袁伯長謂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陜始定南
北兩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覽可盡且言其
身至開平見所謂衍迤平曠靡有紀極始謂視
兩戒之語倍蕪不足議也予近見廣輿疆里一
圖其方周尺僅二尺許東自黑龍江西海祠南
自雷廉特磨道站至反灘通西皆界爲方格大

約南北九十餘格東西差少其陰則清濬等二
 詩嚴節一跋因悉錄之 萬里山川咫尺中江
 河迢遞總朝東當時漢帝曾披此鄧禹因之立
 大功沙門清濬 夷夏都歸掌握中眼空南北
 與西東此圖畫就非容易為問沙彌幾日功武
 林王逵 此圖乃元至正庚子台僧清濬所畫
 中界方格限地百里大率廣袤萬餘其間省路
 府州別以朱墨仍書名山大川水陸限界予喜
 其詳備但與今制頗異暇日因摹一本悉更正

之黃圈為京朱圈為藩朱豎為府朱點為州縣
 繁而不盡列若海島沙漠道里遼絕莫可稽考
 者畧叙其槩焉昔景泰壬申正月嘉禾嚴節貴
 中謹識郡邑間有仍舊名者既不盡列不復改也
 都御史題名

天順

楊善

蕭維禎

馬昂

羅通

軒輓

徐有貞

劉廣衡

寇深

耿九疇

羅綺

李賓

李秉

林聰 韓雍 王儉 左鼎

葉盛 白圭 程信 徐瑄

王宇 陳翊 芮釗 崔恭

年富 張楷 胡本惠 賈銓

石璞 劉孜 王竑 陳泰

李匡 王槩 吳禎 吳琛

王越 滕昭 陳价 項忠

高明 徐廷璋 汪浩 盧祥

王恕 周瑄 宋傑 李浩

李侃 羅篴 張岐 原傑

閻本 袁愷 章璠 張瑩

陳宜 王銳 邢宥 楊璿

陳濂 張鵬 彭誼 鄭能

馬文升 翁世資 秦敬

景泰末年

左都御史

楊善 蕭維禎 馬昂

右都御史

李實

副都御史

年富

劉廣衡

宋傑

寇深

徐有貞

耿九疇

李賓

馬瑾

僉都御史

陳泰

韓福

鄭顥

韓雍

李秉

余儼

彭誼

御史遷謫各因事不同其人亦賢否不一予所聞永樂十九年御史黎恬何忠羅通等 人奉

詔言事與六科官皆陞邊遠知州宣德 年

劉觀既退右都御史顧公佐黜繆讓等 人正

統 年陳都御史智罷王文初政去御史成規

章圭等 人十 年南京御史范霖楊永等

人以劾都御史周銓而或死或戍景泰六年御

史倪敬等 人則以言事後奉

勅考察補外未幾南京潘鏞等 人繼之不能悉

記也天順元年甘澤劉琚黃溥璩安趙璿王豪

等例改經歷六科與者三人後來楊宣并張鵬

等十三人則皆以忤權姦得罪左遷知縣十二人皆可知者茲用具見如左

邵銅 周斌

李人儀 彭烈

王鑑 盛顥

陶復 張奎

鄭冕 張寬

趙文博

費廣

按兩廣衛所府州縣等衙門地方圖所載廣東有都布按三司市舶司一鹽課司二衛十五所四十五則衛屬者三十八直隸者七府十州七縣五十八東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界一千二百一十五里南至廣州府香山縣治抵南海西至廣西梧州府界八百二十里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界一千三百三十五里東南到惠州府海豐縣抵南海東北到贛州府安遠縣界一千四百二十里西南到銅柱分茅嶺交陞界二

千八百里西北到湖廣郴州界九百八十五里
廣西有靖江王府都布按三司長史司一衛
十所二十則衛屬直隸各十府八州五縣四十
六土官府三軍民府一州三十七則府屬者二
十九內西平祿州今無直隸者八縣八則府屬
者五州屬者三長官司二東至湖廣遶嶺界六
百里南至廣東高州府化州石城縣界一千一
百九十五里西至特磨道富州界二千二十里
北至湖廣武岡州城步鎮巡簡司界三百八十
里東南到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封川縣界六百
二十里東北到湖廣永州府安道市界二百九
十里西南到交趾界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北到
貴州都勻安撫司界一千六百五十里所謂南
海則諸番岸海而爲國如暹羅瓜哇占城滿刺
加錫蘭山蘇門喀刺安南等國云

兩廣方岳郡守題名

廣東

都司

都指揮使

胡英

徐寧

張通

同知

耿全

高啓

馬震

裘忠

僉事

徐寧

孫旺

韋俊

尹通

林清

徐昇

王剛

姚璣

徐寧

姜銘安

桂福

署僉事田積

石鰲

安福

帶俸使張瑀

僉事焦川

布政司

左布政使

宋彰

陳疊

右布政使

陳疊

王庾

張瑄

左叅政

胡拱辰

龔毅

右叅政

吳惠

劉煒

左叅議

熊鍊

范琮

唐瀆

右叅議

朱英

王英

按察司

按察使

方員

夏埴

副使

楊宜

張文

陳泰

鄺彥譽

陳濂

僉事

樂泉

陳濂

季駿

謝獻

歐輝

張昊

金愷

蔣敬

王鼎

戈立

黃隆

張祚

鄧順

毛吉

傅博

鄒允隆

胡榮

廣州府知府李恕

沈琮

南雄府知府李春

劉實

姜約

韶州府知府王玘

林慈

陳暄

余瓚

肇慶府知府鄭暹

黃瑜

惠州府知府李鑑

翟敬

李叔玉

潮州府知府黃玘

周宣

李永寧

陳瑄

廉州府知府李遜

饒秉鑑

雷州府知府莊敏

潘鏞

高州府知府何盛

陳晴

劉海

瓊州府知府葉鼎

任孜

廣西

都司

都指揮使 彭英

同知 杜衡 邢斌

僉事 花琛 劉清 李敬

陳綱

署僉事葛宗蔭 黃鉞 韓壇

孫震

帶俸使夏霖

同知 岑瑛 張麟

僉事 李延

署僉事李端

布政司

左布政使 何瑄 陳金 張文昌

錢奐

右布政使 張文昌 熊鍊

左叅政 歐陽洙 李柰

右叅政 趙象 崔璵

左叅議 朱驥 曾序

右叅議 曾序 黃仕儁 陸禎

按察司

按察使 計澄 江勛

副使 雷復 田崇 周壽

僉事 周壽 余泰 龍澄

董應軫 張本端 袁凱

王濬 劉珉

桂林府知府林英 何永全

柳州府知府龔璫

慶遠府知府黃振 吳讓 周一清

平樂府知府黃嵩

梧州府知府黃英 李璉 袁衷

潯州府知府盧彰 李華 余用訥

羅俊

南寧府知府張燹

王裕

王鏞

太平府知府林貴

鍾順

利用

田州府知府岑鑑

岑鏞

鎮安府知府岑元全

思明府知府黃道

思恩軍民府知府

岑璉

水東日記卷十七

水東日記卷十八

李墟張氏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輓

觀國賓

希恭

輓

石浦黃氏

邦彥

立本

麒

宗慶

瑩潭 輔之 君舉

國寧 鶴 敬 瑄

麟 寧子七 鳳 齋子三

昂 琚

萬

黃氏自邦彥以上皆儒師瑩潭輔之有詩文陳

琳宗古家有錄本

毛澳邵氏

七官金氏 仲達顧氏 德名余氏 顯宋氏

邵氏盛蕩之族七官人娶金元七總管第六女
按公所生五男二女豈官人所娶乃五男以下
之長女耶蓋鄉俗行第不分男女故云

廟涇郭氏

文 通甫 清嫁葉明 寅嫁金安

壽四

文富 忠甫 信 昭 宗瓏

蕭墅張氏

大總把千十四郎 秋岩貴一 新之辛一 仲芳王辛七振宗景 榮祖張氏

伯璿瑞氏世隆

千五十八公云千十二公

吉甫

嗣宗方氏繼先莊氏世昌

小總把千七郎

大官人

泰講主

二官人

三官人

四娘子

五益大師

大字乃壽樂公手寫旁註小字見馬氏所藏分書并宗支小圖說見後

總把某

振祖梅村

傑漢傑

伯庸

僖公謹

倫公叙基

潤

偉公奇場

侃 壘

僖以上見袁子英文基以下及梅村漢傑四字則里社師壘所云張日東又云嘗見東墳菴內有碗一枚煉漢材二字豈又漢傑兄弟耶

張千九郎 慶一郎

張千八郎 廿八娘

沈慶四娘夫方四十三郎

男 方付一
方付二

女 方二娘
小四娘

沈慶八娘夫徐慶三郎 徐付五娘夫吳官二

張千二公 千十三郎 千十九郎娶陳六娘

填房廿郎 張升一郎

大女阿三娘贅沈七十五郎

小女阿四娘 贅

千十六郎 升二郎

張千十郎 千五郎 三十七郎

千十八郎 升三郎

女貴一娘夫印二官

大總把 下十四郎 男貴一 管氏 男辛一 王氏 辛六 本康平遠子娶方二娘

張千十二公 辛七 庶生娶景五娘

小總把 千七郎 男一官二官三官四娘五益大師

右馬氏所藏張氏宗圖外有張新之至元五年

四月分書云室王無子皇慶二年求康平遠子

為義男名張嗣宗娶方生一男一女後于至治

元年庶生男振宗娶景見分者張妙正張俊卿
張伯壽印月湖朱君寶云

震之顧氏世華杜氏士賢

士能珉

士良 繼宗 瑜

僧寺經疏云震之後九臯所圖乃振字其云桂

臯而蕭墅普安橋所鏡又云元統二年三月張

桂高建高字亦不同

梅村 漢傑 伯庸

小總把

桂臯 振之 世華

士能云此圖乃九臯所蓄九臯尚有子細宗圖
為士能倉卒失去

君厚顧氏徐氏士安金九臯鵬翼吳氏璿尹氏觀

叔瑜 璣

玉

衡 昂

皦日東昶

皞亦里社師也

南戴王氏

祥卿

伯廣舉之

孟禮 凱

瑞卿 與天騏

綱

孟智 信

紀

璿 叔衡 復

震 楫

巽

益

璣 叔政 恒 經

緯

河南梁氏

某元重慶同知 某崑山同知 陞桂陽府判官家崑山

玉前婺州經歷 長女 適祁州知州楊姓 次男燦 大谷簿

右見呂普菴所作楊夫人銘

孔彰 宋奉議大夫四 仲德 宋承德郎山西平陽府通判 澤民 元迪功郎婺州路經歷

國用 明將仕郎太原府大谷縣主簿 孟鏞 山東館陶縣四 棟 山西平定州知州

右見梁氏相傳

上艾耿氏

守直 金教 復 元知 文 推官 承祖 太祝 綱 國朝教諭 九疇 尚書

裕 簡討

耿之先本真定束鹿桂子隆花村人金初徙山西樂平孔子里遠祖昉任平定軍宣武第十指

揮使遂為平定人守直之父升夫婦死元兵有功於其鄉云

南陽郡葉縣南頓鄉高貴里葉氏

湖州烏程承璫之後

睦州新定承碩之後

建之建安承遊之後

衢之西安承願之後

歙州新安承續之後

漢有尤者為太尉尤生大中大夫禕禕生長樂

太守嘉嘉生二子光為侍中原為武陵令原生
 南頓太守宗宗生鴈門太守仲仲生雲夢令穎
 穎生大中大夫望自尤以下嘉光宗皆別為祖
 合葉公之後為六族皆葬南陽以南陽郡葉縣
 南頓鄉高貴里為定著漢末天下亂望以建安
 二年渡江僑居丹陽句容子孫始有居丹陽者
 望之夫人陳氏生一子遂遂生成胤成胤二子
 長琚次璲琚四子長碩次儉次遊次願碩二子
 長曠次豫豫二子長績次續琚以下各以其族

散居四方派別不一

縉雲派 儉字臣父晉折衝將軍括蒼太守徒

居縉雲十三世曰乾昱乾昱四世曰法善以方
 技顯於唐皆世居縉雲括蒼州永嘉郡唐大曆
 十四年更名處州故居處州者皆祖儉而以松
 陽縣移風鄉為定著

烏程派 夢得七世祖彪生贈刑部侍郎達事

吳越刑部夫人永安郡太君羊氏葬湖州葉氏
 始自縉雲遷湖州而居烏程者以烏程縣雪川

九身日譜 卷十八 九
鄉中書里爲定著

長洲派 夢得曾祖贈金紫光祿大夫諱綱葬蘇州寶華山遂爲吳郡人而以長洲縣道義鄉爲定著

葉本攝音訛爲今稱徧求姓氏之書自唐以來始僅得於有道及見歙州之碑本末亦不完晚獲睦州譜稍知源流今圖所載凡再絕再續皆因書之存亡自尤至儉得於睦州譜自儉至玄尚得於有道及歙州之碑九世祖而下則得於

家牒睦州譜雖詳間亦殘缺文字多牴牾今世傳唐姓氏譜一弓列河南八姓葉居其一不知河南葉氏何所承其尤曰周太尉太尉非周官繇望推而上至尤纔七世望以漢末渡江則尤實事漢故定爲漢此皆可攷者其歷載墳墓則有潁州太守重同州太守樂安侯參墓冀州有輔國將軍冀州刺史章武侯擇鎮北將軍北平太守紹林別駕伏波將軍仰墓近祖幽州有光祿大夫關內侯幽州刺史陵墓則葉蓋嘗有徙

北者荊州武威縣又有奉二代墓南康郡又有
迥九代墓而歙州之碑又載其三從祖儀同三
司善生朝議郎婺州武義縣丞君操等皆莫知
其世次元和姓纂諸書皆載吳郡尉雄譜與碑
乃獨無有此其不可攷也葉氏受封望渡江之
事若可據故取之以補闕文而不可攷者不可
盡棄故復存之以待後之知者已上皆宋觀文
殿學士崇慶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夢得所撰
湖州葉氏族譜前後兩叙中所云

崑山葉氏

敬明

震宗 茂林

秀實

敬芳

震祖 無子

寒宗中衰以來雖宦業之盛頗著傳聞而其曲
折事實一無可攷止知諱秀實公元季壻崑山
之周涇磧與金家莫可知其爲何處人其父祖
某某兄弟族屬有無皆不可知先人作譜時按

郡志以蘇之葉始自湖州徙長洲意者吾葉之
在崑山或者亦長洲之派然不敢必也今觀夢
得之譜與蘇志合但姓氏書皆云葉始吳都尉
雄然則吳東南之葉其來已遠固亦必始於長
洲之一宗也

武寧盧氏

字

熊彭祖

孕

仁仲

鑑鄉舉待補進士

有常

觀

儒

熙克耘

嘉平

水東日記卷十八

水東日記卷十九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 朝宣聖五十五

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克堅於 謹身殿同文武

百官面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您多少年紀也臣對曰五十

三歲

上曰我看您是箇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您勾當

您常常寫書與您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溫厚
是成家的人您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
的好法度您家裏不讀書是不守您祖宗法度
如何中用您老也常寫書教訓者倦怠惰了於
我朝代裏您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
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 奏
上位曲阜進表的廻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 戒
諭的聖旨備細寫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喫酒多讀書欽此

宣聖五十五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克堅稽首頓
首百拜謹記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 朝宣聖五十六代襲
封衍聖公臣孔希學預列班中

上召臣問曰爾年幾何臣希學謹對曰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
年

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爲爾祖
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師爲常人

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于老聃學琴于師襄之類此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于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吾聞諸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與者乎今爾爲襲封爵至上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歟 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於流官內銓注以政事煩爾正

爲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 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自冠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蚤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四方之人知爾之能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體之動乃德之符步履進退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舞久久習熟遂爲端人正士 朕今宛曲教爾爾其自

九東明詩 卷一 三
擇還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臣
叩頭 辭謝而退謹備書如右裝潢成軸歸家
嚴置堂中儼如對越 天威無咫尺之間 天
語諄諄亦朝夕在耳誓於修身繕性日致其功
而不敢有負於 聖恩云

宣聖五十六代襲封衍聖公資善大夫臣孔希
學稽首頓首百拜謹記

太宗文皇帝御製重修孔廟碑文道原於天而昇
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

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
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
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
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
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
焉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
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

之論如此亘萬古而敢有異辭焉嗚呼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沒于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之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致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 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卽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頒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縣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嘗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朕纘承 大統丕法 成憲尚推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繇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邃壯觀庶稱 朕敬仰之意但凡觀於

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 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道與叅惟地爲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叙有奠垂于聖模仰惟

皇考 聖德寔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祇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是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宗祝有嚴鼓鐘鏗鏗瓌磬曼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斯萬年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衢州之孔世嫡也讓爵闕里事詳見傳記衢孔宣聖五十六代孫漸陽訓導希鳳處見
二聖尊崇孔道之實謹錄如右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敦昔之御宇內者

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蓋繇善備耳聰
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
有非哲者處於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矣今朕
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
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
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爲加以顯爵與 朕同
遊故茲 勅諭洪武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遣
內使趙通齋 勅臨門召數之孫矩正統六年
山西鄉試舉人國子監生齋捧成化改元

天詔至廣偶及乃祖在

高廟時榮遇之詳蓋數博學儒者六十九歲赴

召任四輔夏官兼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

次 寵眷極隆厚 君臣有唱和詩甚多有

誥勅宸翰多尚存于家矩皆能成誦已上 勅

旨蓋其一耳數七十一辭歸令終云

宋文鑑上中下凡一百五十卷朝奉郎行秘書

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

呂祖謙奉旨銓次日賦曰律賦曰四言古詩曰

樂府歌行附雜言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
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絕句曰七言絕
句曰雜體曰騷如騷者亦附曰詔曰勅曰赦文
曰冊曰御札曰批答曰制曰誥曰奏疏曰表曰
牋曰箴曰銘曰頌曰贊曰碑文曰記曰序曰論
曰義曰策曰議曰說曰戒曰制策曰說書曰經
義曰書曰啟曰策問曰雜著曰對問曰移文曰
連珠曰琴操曰上梁文曰書判曰題跋曰樂語
曰哀辭誄附曰祭文曰謚議曰行狀曰墓誌曰

墓表曰神道碑銘曰傳曰露布前有成公從子
所叙編書始末曰淳熙丁酉孝宗因觀文海下
臨安府令委教官較正刊行其年冬十一月翰
林學士周公必大直奏事語次及云云上大以
爲然一日叅知政事王公准李公彥穎奏事上
顧兩叅道周公前語俾舉其人李公首以著作
佐郎鄭鑑爲對上默然顧王公曰如何淮對以
臣愚見非秘書郎呂祖謙不可上首肯之曰卿
可卽宣諭朕意且令專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

如上旨召太史宣諭太史承命不辭卽關秘書集庫所藏及因昔所記憶訪求於外所得文集凡千百家搜簡編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書乃克成未及上而屬疾上聞之一日因王公奏事問曰聞呂某得末疾朕固憂其太肥向令其編文海今已成否王公對曰呂某雖病此書編類極精繕寫將畢方欲繳進適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曰朕欲見諸臣奏議庶有益於治道卿可諭令進來王公卽使其從具宣聖諭久之乃

以其書繳申三省投進書既奏御上復諭輔臣曰朕嘗觀其奏議甚有益治道當與恩數又聞其因此成病朕當從內府厚錫之已而降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直秘閣又宣賜銀絹三百疋兩中書舍人陳騃再上繳章上皆留中不行騃罷去旣而賜名皇朝文鑑且令周公必大爲之序下國子監板行有媚者密奏云文鑑所取之詩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舊作以刺今又所載章疏皆指祖宗過舉尤非宜於

是上亦以為鄒浩諫立劉后疏語訐直別命他

官有所脩定而鉸板之議遂寢太史之取鄒公諫疏非他昔鄒

公抗疏之後即遭遠貶其後還朝徽宗勞苦之且問諫草何在鄒公失於繳奏同輩曰禍在此

矣既而國論復變蔡京令人偽撰鄒公諫草言既鄙俚加以狂妄騰播中外流聞禁中徽宗果

怒降詔有姦人造言之語鄒公遂再貶太史得其初疏故特載之自太史以病

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繇遂絕口不言文鑑事

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

公既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

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

知也今間得於傳聞以為太史嘗云國初文人

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

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蘓內翰黃門諸公之文

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

帙或其人聞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

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

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朝不為清議

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

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

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其年之已遠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畧若此太史既病南軒以書與晦翁以爲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歲嘗與學者以爲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

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着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

經

濟錄趙公丞相以文鑑所取太畧故復編是書

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爲此卽刪詩定書官使衆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清江黎恬潛輝觀過稟云何忠字廷臣荊州人永樂中監察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爲交阯

知州遇寇難從容賦詩罵賊死暨予還陳其詩
總戎以 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時能誦習
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
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
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
殄叛夷潛輝亦公同時陝西道御史後終春坊
諭德有和公詩六首云憶共霜臺抗疏時誓將
忠義作吾師繡衣不識當朝諱青史何煩後代
知一世遭逢真有分半生出處實難期朝廷公

道恩如海超拜還同牧遠夷憶向南荒作牧時
復承

恩詔入京師死生有命憑誰訴榮辱無驚祇自知
策上漢廷心獨苦書成梁獄事堪期陽春忽布
除羅網五馬翩翩出等夷與君相見政平時共
說名慚柳士師撫字推誠循吏出纂脩應辟故
人知蹉跎歲月應堪歎瀕洞風塵不可期回望
京華九重上皇風何日蕩清夷萬里君逢寇難
時孤城幾處困王師身還已受元戎笑腹奏須

陳 聖主知荒徼難危良共惜蠻酋變詐本難
期可憐失路風塵裏霄漢迢迢隔遠夷憐君罵
賊殞軀時孤節能輕百萬師詩句永留千載誦
封章上奏九重知聖恩優渥褒何重君道昭垂
慰所期哀悼不勝慚後死臨風揮洒思難夷泰
運重開際盛時邊陲無復動王師再生于我誠
何補一死如君許共知貞節重煩良史傳素心
應與古人期杲卿已矣張巡遠愧和新詞恨不
夷

元世祖渡江次鄂駐蹕於黃鵠山大別形勝正
當睿覽問諸父老曰山頭石磯何名呂公對曰
唐有道人呂其姓者吹笛於其上故名又曰唐
以前何名皆不能對一老叟對曰古傳爲大禹
治水成功之所後人訛爲呂公也帝大悅大德
八年賜廟碑此事與論時苗留犢及漢高眼孔
小等語皆卓識也

水東日記

卷十九

十一

水東日記卷十九



